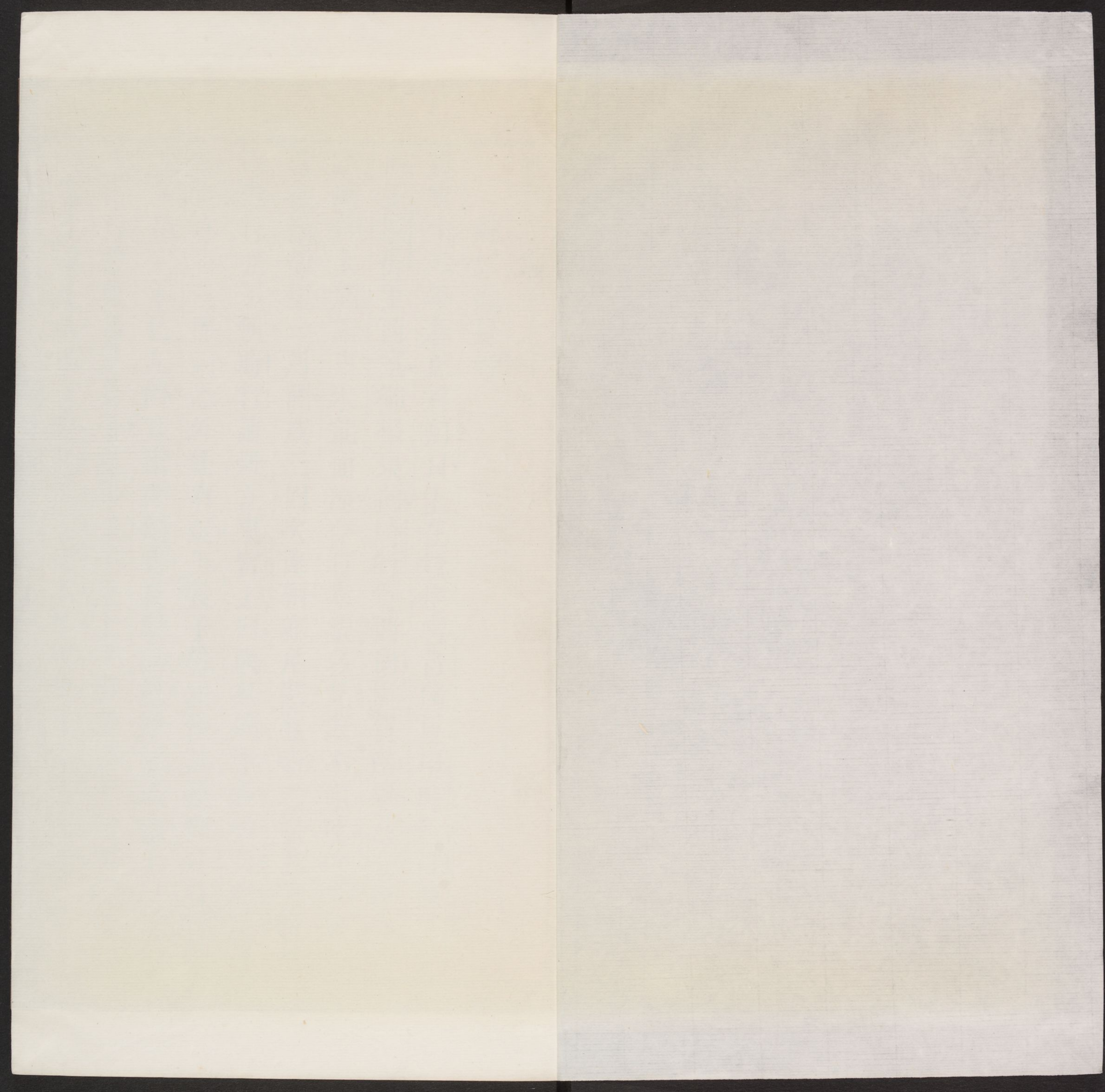


T2720.2/2915.2(6)

UNIVERSITY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神宗顯皇帝

神宗顯皇帝

皇十八年春正月朔日。上在毓德宮。召閣臣。申時行。王

。子家房。至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賀。朔畢。退。云。臣

。本願仰天。願諸事未能面陳。今日幸蒙各見。敢不領吐。進。來

。言。欲請辭。但一月間。或三四次。詣朝。亦足盡學。情之。望。上曰。臣

。言。行。立。不便。時行請冊立東宮。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

。長子。年已九齡。宜出閣讀書。及時訓教。乃能成德。上曰。臣

。言。命。月。日。召。長子。年。三。不。上。子。引。長。子。十。日。召。長

。子。年。三。不。上。子。引。長。子。十。日。召。長

明紀全載卷之十一

神宗顯皇帝

庚寅十八年春正月朔日。上在毓德宮。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至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賀朔畢。進云。臣等久不瞻仰天顏。諸事未能面陳。今日幸蒙召見。敢不傾吐。近來聖體常欲攝靜。但一月間。或三四次臨朝。亦足慰羣情之望。上曰。朕疾雖愈。行立不便。時行請冊立東宮。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廷有疑。但長子孱弱。俟其疆健耳。時行等言。皇長子年已九齡。宜出閣讀書。及時訓教。乃能成德。上曰。朕知之。命司禮監名皇長子。皇第三子。至上手引皇長子。向明端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言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復曰。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朕知之閣臣乃出

夏六月。上御皇極門。取陝西巡撫趙可懷所奏敵人過河侵犯一疏。示閣臣曰。督撫受朝廷委託。所幹何事。待敵過河。始行奏知。可見邊防廢弛。在皇祖時。必速問正法矣。又言近日督撫輕賤將官。但有功。督撫認爲已有。及至失事。卽歸罪將官。申時行對曰。督撫止是調度。臨陣出力。乃武臣之事。上曰。杜預諸葛亮。皆能將兵立功。今日廢弛。不止陝西。時行對曰。欵貢二十年。保全百萬生靈。上曰。欵貢亦未可恃。若專事媚敵。使敵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時行等頓首謝。○秋八月。王錫爵疏言。方今文武內外之吏。與古人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今則自貢市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敵戈朽。晏然無復戰守之備。一旦鳴鐃內嚮。而舉朝震怖。莫展寸籌。此一反也。古者縉紳主和親。介冑言征伐。廟堂折衷而用之。今則武官在變。下求安。專藉欵關之利。文吏在隙。間觀鬪。專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者當機制變。胡越可使相救。父子不嫌異宜。今則隔垣之外。便分爾我。如強敵犯邊。在西則咎東。東曰。爾何不撫。在東則咎西。西曰。爾何不勦。皆逃責於己。而歸咎於人。此三反也。臣以爲安危得失之機。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愒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己。知擒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怯而已。臣又竊有憂者。恐將吏以忘戰之久。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外寇持中國之權。

武士襲漢儒之論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於浮議毋怵惕於小警重懸賞罰嚴責推諉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方今諸邊戰士有幾戰將有幾務必一面推擇新將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召募鄉兵猶恐落落難合况轉輸絀於歲儉發帑困於財乏不如寓戰於謀藏拙於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遠爲張惶自擾之狀其經畧大臣已奉特簡俾有專責朝廷但當總其大綱至於瑣細情形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遙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口逃責之地也惟皇上留意裁擇焉○九月易州民周言請開礦玉田豐潤民亦請上命速行御史邵以仁疏諫不省

冬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請立東宮皇貴妃弟鄭國泰特疏懇請上諭曰皇子體弱稍俟年月長幼之序豈有搖動鄭妃嘗請

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又來陳奏朕不喜激聒且看十四年至今未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激聒者此輩心懷無父志欲求榮顧於此時激朕加疾離間父子以成已賣直圖報之逆志耳子乃朕子豈肯越序更置爲臣者以言激之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我朝戚臣不敢干預國事鄭國泰出位妄奏姑免罪○十一月兵部言邊務久廢請於九邊各差科臣一員閱視從之

遼東之失本此

御史荆川俊疏論刑部尙書陸光祖通賄申時行言光祖清介耿直素有時望安得以通賄誣之有旨照舊供職○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致仕○改謚故少保于謙曰忠肅從浙江撫臣傅孟春請也謙舊謚肅愍

辛卯十九年夏六月王錫爵請假歸省臨行上疏曰臣即日離闕
廷而南矣追惟入夏以來屢接晬容再賜密問足見皇上寡欲養
心之效承親逮下之仁而宗祧大計斷在必行則臣之去後無所
遺慮也但臣蒙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分雖君臣情猶父子安忍一
身遠去不吐區區之誠臣聞孝子操藥以奉慈父其色焦然夫操
藥者未必能中病也心則忠矣孔子大聖惟酒無量何損於德但
以攝生常理而論凡外克者內必虛虛必生痰痰必忌濕能助濕
者莫如酒臣每奉聖諭以頭眩足軟為言此濕證也服藥去濕何
如勿飲臣之去後惓惓以此為第一義臣聞鞭撻雖不可廢然以
皇上聖神之德而左右至愚之人豈可盡責之稱旨以皇上宗廟
社稷之身遇至小之事何必為之發怒且聖躬正在調攝則抑火
戒怒防患謹微之道不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惓惓以此為第
二義臣聞漢儒董仲舒對策首言事在勉強夫勉強必非情之所
安體之所便古帝王以為徇一人之安便貽四海之憂危故早朝
晏罷抑情瘁體為天下也近者皇上盛暑出朝歡聲雷動以此推
之何事不可勉強即今天氣漸涼臣去之後日夜傾耳道路傳言
皇上某日御門某日聽講某日召對大臣臣謹北向率鄉人父老
祝萬萬歲壽臣聞惟天子得祭天地故諸侯卜郊孔子非之何況
祖宗一脉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胖蠻可接者皇上頃於孟夏親
臨廟享臣知自此二至四時之祭決當以次舉行恐臨期又或他
阻則權衡其間郊禮姑暫遣攝廟禮必不可廢親行之典此聯屬
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天子謂之官家言以官為家不以家

爲家也。太倉之儲。謂之內帑。言卽此是天子所藏。無他私也。邇來國儲耗竭。邊費浩繁。諸司束手。不敢輕議蠲賑。無非爲皇上家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析一家額進之外。又有加進。此在年豐。且非令典。况凶年乎。內用偶乏。尚曰權宜。况不乏乎。乃言者人人勸皇上宜儉。不知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不經一也。憂貧者未必富。知取者必先予。幸皇上思之。臣聞古昔盛時。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凡以廣聰聽而達下情也。近年言事諸臣。聞見不真。語無倫次。有自取罪謫者。天地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豈追既往。臣請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而用者當自論。臣之饒伸高桂始。庶大公之道行。衆正之途闢矣。臣條此數事。益以身將遠離。言出感激。倘蒙皇上採擇。以保聖躬。以光聖治。是

臣常在闕廷也。

冬十月。閣臣許國等疏請冊立東宮。申時行在告。國首列其名。以上時行聞之。別具揭云。臣以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禮科給事中羅大紘。中書黃正賓。各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位。時行稱疾乞休。疏十上。不允。固請放歸。詔使正賓削大紘籍。詔時行在暫回籍調攝。痊可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便馳驛去。差官護送。十二月。王家屏乞明春建儲。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消房帷牽制之私。不報。○以禮部尙書趙志臯。吏部左侍郎張位。並爲東閣大學士。

○宋纁病求罷。不允。纁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初石星在戶部。語纁曰。今日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若干。纁曰。朝廷錢穀。寧可蓄而

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之或生侈心又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省條陳卽曰此套子也卽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亦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耳空而置之于慎行嘗稱聖度寬弘纁獨愀然曰時事得失言官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罪及言官畢竟還有儆省若一槩不理就如痲痺之病全無痛痒則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

壬辰二十年春正月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請皇長子出閣讀書削籍爲民閣臣王家屏封還御批上不悅家屏乞歸從之吏部主事顧憲成張嘉禎請名還憲成削籍嘉禎謫羅定州州判

○二月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陳于陛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盛納克考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

陝西寧夏授副總兵哱拜及其襲爵子孛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陽爲盟主殺河西副使石繼芳巡撫党馨燒軍門收印符釋囚掠城市劫總兵張惟忠以党馨尅餉激變聞哱承恩令哱雲土文秀殺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偏取總兵張惟忠勅印惟忠與之自縊死劉東陽遂赴總兵任受哱拜節制次慶王代請招撫承恩狗玉泉營及中衛廣武守將皆棄城遁逆黨王虎等掠鳴沙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

璘按哱拜父子効力西陲著有勞績使党馨加以禮貌結其歡心亦干城之寄也乃刻意細辱之承恩旣已襲職而可使受杖於公庭乎邊軍衣糧皆屬經制以哱拜一人之故赫然遷怒而忍使諸軍盡受饑寒乎究以寧夏用兵費朝廷如許金錢四方徵調養士卒如許生命死不足贖矣

三月廷試。賜翁正春史繼偕。顧天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總督魏學會檄副將李昫游擊吳顯趨靈州。游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學會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時寧監軍。攝兩河道務。參政顧其志督餉。李昫進兵橫城。趙武亦至鳴沙州。轉戰破賊。○夏四月。自戍所起麻貴爲延綏副將。以貴勇且多蒼頭軍也。劉昫會原在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直抵鎮城下。賊於東北二門各出三千騎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賊入河。溺死無算。延綏副將于通乘勝先登。殺入北門。後繼不至。被傷。榆林游擊俞尙德戰沒。○許朝士文秀脅慶王至東城樓乞罷兵。願獻首惡。劉川白金等謾語支吾。拜妻施氏立城上責承恩曰。背德不祥。奈何自取死。承恩推之。仆遙謂都司李鯤曰。吾父出萬死爲國捍邊。党馨脍削激變。自取滅亡。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事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亂者。罪戾亂者邪。時官軍圍城。賊伏兵掠我糧餉二百餘車。麻貴引兵至。奮力攻城。賊守禦甚備。日搜刮城中婦女寶貨。偏及慶王府王妃方氏。懼辱。拔劍將自殺。保母抱持。脫妃冠服置井上。并世子匿土窖中。賊至。信爲投井。盡取府庫財帛及宮女去。比發窖。妃已死矣。

命李如松總寧夏兵討賊。以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其軍。時言官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進狼。國楨力保如松。忠勇可任。故有是命。值甘肅巡撫葉夢熊疏請殺賊自効。上嘉其慷慨。許之。

五月。兵部尚書石星請懸賞格。縛獻。啣拜父子者。賞銀二萬兩。授龍九將軍。縛獻。劉東暘。許朝士。文秀。賞銀一萬兩。授都指揮使。上

賜魏學會尙方劍便宜行事

詔援朝鮮山城州倭渠信長居關白職位出獵遇平秀吉收令養馬於是為信長畫策奪日本二十餘州信長為其叅謀阿奇支所殺吉統信長兵誅阿奇支自居關白之位劫降六十六州朝鮮金山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戶往來互市通婚姻朝鮮王李盼酒於酒弛備吉乃遣其黨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徧釜山鎮陷豐德諸郡朝鮮承平日久皆望風潰盼棄王京奔平壤令次子瑋攝國事吉渡大同江繞出平壤界入王京毀墳墓俘王子羣臣剽掠焚殺蕩然一空旦暮且渡鴨綠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潘往諭其王以匡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已環甲至吉抵平壤朝鮮君臣勢益危急出奔愛州乃遣游擊史儒等率偏

師援之

六月葉夢熊自甘州携神砲火器四百車至靈州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千人自辦糧餉願討賊上嘉其意調赴軍前於

是分為五軍圍寧夏城董一奎攻其南寧夏總兵牛秉忠攻其東前任寧夏

總兵李嗣攻其西副總兵劉承嗣攻其北甘肅總兵麻貴率游兵策應提督

李如松監軍御史梅國楨統遼東宣府大同兵亦至賊嬰城固守

國楨樹受降旗於城南劉東暘許朝請面陳歸順縋城而下然實

無降意是月二十五日都司李如璋游擊龔子敬從如松率兵四

擁登城多為砲箭所傷官軍稍却賊縱火焚攻具是夜城中指揮

趙承光戚欽等約為內應夜半四面舉火城下兵趨上承光等大

呼殺賊諸營不至承光戚欽等皆被殺

明神宗卷之十一
秋七月王師援朝鮮至平壤一軍盡沒游擊史儒死之報至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爲東征經畧登萊天津淮揚所在添募設防給事中許子偉劾奏寧夏總督魏學會不知兵事惑於招撫學會罷職以葉夢熊代之賜劍如故夢熊主水攻命總兵劉承嗣督工築隄旬有四日隄成長千七百丈決水灌城○八月朔決大壩水城外水深八九尺賊密遣人挖堤出水官軍殺六人生得一人言城中糧盡翼日城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將來保所築隄亦各崩二十丈水頓減乃斬世顯而來保以靈州功免仍悉力補築兵部尚書石星聞東征失利計無所出議遣人偵探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兵守要害石星言惟敬緩急可恃題授游擊職銜令赴軍前捐金行間

九月外城北關崩牛秉忠年七十先登御史梅國楨呼諸將曰老將軍登城矣餘何怯也遂畢登葉夢熊入城慰勞百姓承恩殺許朝劉東陽士文秀懸首求撫夢熊不許李如松等破大城哮拜縱火自焚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拜首大城悉定獲哮承恩哮承寵等督撫葉夢熊朱正色慰問宗室寧夏平

冬十一月獻俘詔磔哮承恩哮承寵哮洪大洪大拜於市賊黨王之養子

文德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皆斬下詔慰慶王免寧夏四租王妃方氏特詔褒卹論功葉夢熊等皆陞賞有差贈死事游擊龔子敬都督僉事蔭一子世襲正千戶立廟祀之

十二月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先是經畧宋應昌援朝鮮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栢將左張世爵將右楊元將中軍至是如松以遼

陽沈惟敬歸自倭言行長平秀吉之黨也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

如松知惟敬儉邪欲斬之參軍李應試爲之解乃置惟敬標營趣

師東渡如松統四萬人由石門赴鴨綠江○逮楊應龍詣重慶對

簿繫獄論斬議輸銀二萬兩贖罪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入朝

鮮徵天下兵赴援應龍願自將五千人征倭報効詔可釋之兵已

行尋報罷川撫王繼光至嚴提助結應龍抗不復出於是繼光一

意主勦○東閣大學士王家屏致仕

癸巳二十一年春正月平壤大捷沈惟敬三入平壤約以正月七

日李提督齋封典至如松抵肅寧行長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

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僅獲三人餘走還告行長行長

問惟敬答曰此必通事誤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

謂如松如松慰勞遣歸及抵平壤行長在風月樓瞻候諸倭俱花

衣夾道迎如松分布將士整兵入城倭疑有變悉登陴拒守如松

遣兵試其鋒佯退倭夜襲李如栢營擊却之如松部勒諸將鼓行

抵城下督楊元等從小西門援鉤梯先登李如栢等從大西門入

火器並發毒烟蔽空方戰時吳怕忠中鉛洞胸猶奮呼督戰如松

坐騎斃於砲易馬馳墮塹躍起麾兵愈進官軍無不一當百行長

退保風月樓夜半潛師渡大同江遁還龍山是役也斬倭千二百

八十五人死於火及跳城溺水死者無算諸將李寧查大受等伏

江東僻路邀截倭人斬三百六十二級生擒三人李如栢復開城

斬倭百六十五級朝鮮郡縣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二十

七日如松進兵去王京七十里而營朝鮮人誤以倭棄王京遁告

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倭猝至。圍之數重。將士殊死戰。自己至午。矢且盡。會楊元援兵至。砍重圍入。倭遂潰。我軍精銳多喪失。天且雨。王京平地俱陷。如松乃退屯開城。○是月。閣臣王錫爵還朝。

二月。王錫爵密疏言。前者冊典垂行。輒爲小臣激聒而阻。皇上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由是羣囂寂然。倘春令過期。外廷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典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上報曰。朕雖有今春冊立之旨。昨讀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尙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疏言。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望皇上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上竟用前論。

工部郎中岳元聲。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陛。給事中張貞觀。史孟麟。許弘綱。連名上疏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太后亦青年。莊皇帝不設爲未然之計。以誤大事。給事中王如堅。光祿寺丞朱維京。疏言。皇上念及中宮良厚。顧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皇子自當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恐中宮聞之。亦有所不安者。皇上以手札咨錫爵。而錫爵不能如李泌。宛曲。叩請如旨。擬勅難。以厭中外人心。光祿寺少卿徐傑。署丞王學曾。禮部郎中陳泰來。于孔兼。疏繼上。如堅。維京。謫戍。傑。學曾。削籍爲民。餘皆得寬旨。張貞觀謂上諭皆王錫爵所密進者。於

是岳元聲偕顧允成張納陞陳泰來于孔兼及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楨共詣錫爵朝房厲聲詰責錫爵曰當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迫告之皇上錫爵曰書諸公姓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以元聲為首杖戍惟命錫爵唯唯翼日具疏自劾上慰勞之陳泰來于孔兼顧允成謫外任張貞觀削籍為民

四川巡撫王繼光總兵劉承嗣進勦楊應龍屯白石口應龍統苗兵衝殺都司王之翰一軍盡沒餘多死傷會繼光論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畧盡詔以譚希恩為川撫星馳赴任相機征勦劉承嗣放歸

三月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勲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陳于廷京察不公上責吏部回奏尚書孫鑰言淳熙臣鄉人家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廷任西事有功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為罪且既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於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為上以鑰不引罪奪俸考功郎中趙南星降三級調外任淳熙于廷罷斥鑰乞罷不許鑰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重於朋黨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部僚為專權則無往非專矣留二京職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必以臣為口實是臣之大罪也乞賜骸骨歸從之

經畧宋應昌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時平秀嘉據龍山儲粟數十萬如松遣人從間道入盡燒之倭乏食遂來議款初如松入平壤

鋒甚銳。轉戰開城。勢如破竹。有輕敵心。及碧蹄之敗。頓師絕域。氣已索。經畧宋應昌急圖成功。於是沈惟敬之說始用。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而封貢之議起。經畧請於朝。赦不窮追。又得倭報。惟敬書。詔游擊周弘謨同惟敬往諭行長。必獻王京。返王子。乃縱歸。行長請如諭。

夏四月。倭棄王京而去。如松應昌整兵入城。朝鮮故土。晏然還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兵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回。宋應昌疏言。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內。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倭船止抵釜山。不能越全羅。至西海。以有朝鮮也。關白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朝鮮固則東保。薊遼。卽議撤兵。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量留精兵三千。餘盡撤。六月。沈惟敬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禪守藤來。請欵。倭隨犯咸安。晉州。偪全羅。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言。倭聚釜山。佯退誘我撤兵。圖再舉。耳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已露。宜一意征勦。遼東巡撫趙燿亦報欵貢不可輕受。

王錫爵疏言。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聖明之主。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論天下之事。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偏。太深則刻。故必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之奏疏。如賈豎之紛爭。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所憂也。語云。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至分左

右之祖一此一彼始於兩持終於兩敗人材盡壞國體大傷此臣所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不服下有所爭執而上不聽上下交激何事可濟此臣所憂也數年以來議數更而難從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官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正皆始於此臣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覈宜審皇上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爲不必禁也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卽行當止卽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使議論歸於六部題覆定於一尊嘉言用之足爲益妄言置之不爲損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實相爲用近來聽言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臣請一斷於孔氏之說就言論言就人論人不必逆意深求則言者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不可不辨然必用其賢而姑置其不賢暴其長而卽掩其所短衆心愧服物論自平臣見廢斥諸臣之中有卓然特立者莫若盡捐前忤以次錄用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必開列年月明指何事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論者虛實既定論人者是非自明所謂勘覈宜審者此也夫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六部之題覆閣臣之票擬共此一事不必自分彼此若大興革大利病就閣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徇閣臣就各部院所見間有未是閣臣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不必徇各部院總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自今

以往如臣有過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直氣言之臣以平心直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為雅量顧今責任在身茹荼知苦竊計朝廷所與共理天下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耳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非非中有是不辨自明愈辨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臣願先自處於不辨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宜責臣臣之得失且布之天下已有未當則思舍己以從人有未當不妨舍人而從理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思維臣等二三寒士繁預機務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諸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官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政治於萬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示聖斷平喜怒以調羣情御朝講以親庶務臣等得依末光奉明旨以盡欵欵之恩用是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畧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以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

璘按明神宗萬曆十六年戊子以後二十一年癸巳以前天災流行饑民相聚為盜又值邊警海至有洮河之役播州之役寧夏之役朝鮮之役諸臣不能發一策措一辭而攘臂大呼連累曠日爭國本遂緣此迫逐宰相文肅此疏苦心調停以平司

官矯激之氣。文章經濟老成。練達可與宣公奏議並傳。

秋七月。彗星近紫微垣。閣臣請上御朝講。防嗜慾。緩督責。散積聚。以答天變。上手書曰。皇帝勅諭內外羣臣。頃者上天垂戒。災異洊至。彗星之變。尤屬非常。朕仰承天心。仁愛且感。且懼。已齋居思過。反已責躬。兼勅文武臣工。痛加修省。朕念頻年以來。民窮財盡。雖由兵餉加增。供億煩費。亦因有司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濫。觴詞訟。或重取耗。羨甚至積逋已蠲。而復征恤典。屢頒而終格。以煩擾。為精采。以刻厲。為風裁。狡猾者市直。以文姦。闕茸者偷安。而苟祿。而撫按官偏信毀譽。專任愛憎。捷給鑽刺者。登於薦章。悃愾無華者。列為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由得清。今後但以小民得所。為有司之賢否。有司稱職。為撫按官之賢否。其不恤民瘼。酷虐害民者。叅奏拏問。有真心實政。德惠及民者。即特薦獎。擢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守令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又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止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追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着督撫等官。痛湔夙弊。顯立科條。散銀給餉。定限時日。公禮私費。一切裁省。此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明正典刑。不得姑息。其舉劾將官。正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毋得徇意顛倒。使將官不知自愛。以隳軍政。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異域。直為恤小禦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能無憫惻。前經畧所報將士功勞。已諭該部記着。候旋師日。陞賞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不知有無足用。大兵經過地方。不致騷擾。否穀價不致騰貴。否着逐項查勘。以聞。爾

部院六臣。其益務同心一體率屬奉公。表用循良。黜逐貪酷。措處兵食。計安軍民。毋以浮辯亂真才。毋以虛文先實政。務爲國家任勞任怨。以副朕畏天圖治至意。欽哉。

倭自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羣臣。時兵士久暴露。聞撤咸思歸。宋應昌亦願弛責。而慮倭多詐。恐兵撤變生。乃命沈惟敬復往倭營。促謝表。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防守。

八月。王錫爵言。天以皇上爲子。皇上以太子爲子。天子之象。帝星太子之象。前星方今。釀彗第一義。莫如冊立東宮。上慰答之。

詔諭朝鮮世子臨海君琿。駐師全慶。以兵部侍郎顧養謙總督遼左。

冬十月。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從之。因疏請封貢。下九卿科道會議。科道楊紹程等。及禮部郎中何喬遠等。交章止封貢。劄遼總督韓取善疏。稱倭情未定。請罷封貢。惟石星如養謙言。

十一月上。召輔臣王錫爵至暖閣。錫爵叩頭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聽講。又諭皇長子。皇第三子。一并出閣。錫爵言。皇上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第三子。明年九歲。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先後緩急之間。不可不慎也。十二月。輔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上報曰。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以何服見講官。正欲詢問。覽奏甚合朕意。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袞冕皮弁二服。今冠禮將何從。宜暫著常服出講。

甲午二十二年春正月。上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徐淮

尤甚民間有剝樹皮採草子爲食。又有割死屍殺生人爲食者。朕雖居深宮念切痼瘼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知有司曾否舉行。小民有無沾惠。况值此公私交誦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漕糧外別有急救方畧否。各處礦徒劫盜嘯聚成羣不知果已安插歸農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講求荒政牧養小民以風力搏擊爲名聲交際趨承爲職業。豈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生發或互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該撫按官亦知請賑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思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甚憂之。又如沿海疎防羣倭窺伺一應城池器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以後巡撫官缺爾部務選老成敏練曾經敷歷外任著有成效者毋得專採虛望其緊要地方非但司道官當擇卽府州縣及江防海防同知等官皆宜慎選優叙毋得盡拘資格。如有前項不修實政不飭兵防縱有浮名小才於地方百姓何補若撫按官不亟行叅劾以溺職連坐近來人心玩愒朝廷詔令並不舉行題覆紛然竟歸兩可科道官各徇情面亦不叅駁成何法紀。自今日諭出之後其各宜奉德意凡遇陞遷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弭盜實政爲撫按有司之黜陟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玩視欺隱定行重治。

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年十二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銅鶴上皇長子囑內侍曰移銅鶴

明紀全載
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講章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劉幼安當直旣敷衍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皇長子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櫟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茲請問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也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歎服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上覽圖鄭貴妃侍側問此是何圖畫着死人又有赴水者上言此是河南饑民之圖今彼處荒亂有喫樹皮者人相食者故獻此圖欲朕知民饑速行蠲賑貴妃惻然願進助賑銀五十兩上出內帑五千兩諭羣臣曰卿等欲捐俸薪以救死亡具見愛國憂民之意○輔臣王錫爵請上親行廟享疏言祖宗列聖在皇上乃其親子親孫而使漠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蒸嘗於前氣脉精神何所聯屬甚非所以綏神靈而迓福佑也郊祀禮繁每行必以夜又設壇遠皇上玉體珍攝或亦有辭今次夏享在寅無夜寒風露之苦廟廷咫尺舉趾可達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詩曰曾孫維主曰以介景福曰天被爾祿使主祭者非曾孫何人受其福祿伏望皇上永思先業之艱難上畏明神之有赫斷在親臨行禮庶幾神以類歆臣工亦藉其餘慶矣○夏四月王錫爵稱疾乞歸上以朝鮮用兵遼東多故宣諭慰留錫爵疏謝且言皇上留臣爲國事也臣病中一息不忘亦此國事也目前國事莫急於倭倭非我叛臣若真心向化決無絕理倭非我孝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羈縻駕馭卽此兩端其他盈廷之議勇者欲

歲糜百萬之財。怯者不敢通一介之使。皆臣所未解。至東方跳梁。雖起於乘虛伺隙。其實由邊將權輕。加以賞罰不當。有功者以浮枉掛議。有罪者以蒙蔽追誅。灰心解體。至於此。知其弊而亟挽之。此禦邊之策也。然必當國者精明強幹。始能審詳。臣已病廢。亦復何用。

五月。錫爵病甚。上命靈濟宮建保安道場。爲之祈福。錫爵連疏乞歸。御書報曰。朕之不逮。有累於卿。久知卿有去志。旣屢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里。還兼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賜路費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着行人護送馳驛去。待卿病稍瘳。撫按官卽時具奏。召用。

錫爵臨行。疏陳十二事。言臣咫尺天光。瞻言萬里。此歸之後。死生

不可知。謹伏枕口占數條。仰瀆天聽。一。臣聞聖體時有火症。夫火生於肝氣不平。宜戒怒以平肝。望皇上怒發能制。怒後不遷。保合太和。端在於此。二。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於天地祖宗。而郊廟二祀。乃所藉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較天地更親切。廟禮比郊禮更簡易。近來每遇廟享。以大臣恭代。萬無可感格之理。臣已屢疏上請。未見舉行。望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一。今進言者。類以朝講並請。臣謂皇上旣欲靜攝。不在日講。惟御朝面決政務。望皇上勵精行之。一。詔令不重。則天子爲無權。方今非但朝令夕改。有上憚於改。而聽下自改者。臣受事兩年。莫能救挽。望皇上加意圖之。一。至。上每見人請錄廢棄諸臣。疑其市恩要名。臣今去矣。何恩可市。何名可要。而猶諄諄苦勸者。望皇上稍捐成心。拔其一。二。授職不

效何妨再黜。一今日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毀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譽。談戰必及兵。談兵必及餉。以虛實爲是非。以是非爲賞罰。則道聽塗說者。詘老成長慮者進矣。一章奏留中。與久不御朝。其害則一。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非。何不與天下共見之。而使人日相疑相伺於影暗中也。一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百人譽之。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不以流言見忌。此真愛惜老成也。一事各有主。雖父子兄弟不相及。近有因一人而累眾人。以後忤而并罪前忤者。雷霆之威。難以爲常。常則玩玩。玩則輕犯。臣敢以明德慎罰爲今日規。一方今最苦乏財。多方求利害。必叅半畢。竟節用較爲穩着。縱水能發帑濟急。而各處織造燒造取金取銀。

之類。望皇上省得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二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在倭。倭之患不在北。馭之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募兵。而在練兵。一各邊情形既已通款在前。但當持定大體。寧忍其求勿受其詐。必使作逆者務絕而後効。順者可堅。一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重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以筆舌侮弄之。深可痛惜。臣謂邊臣非大欺罔。則小欺不當問。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畏議論。人人灰心解體。邊事愈不可爲。一近來災荒。河南爲甚。然皇上恩詔一發。盜賊皆投戈而去。顧有災次於河南。而民亦不聊生者。宜重獎循。良緩督征歛。嚴爲貪酷之罰。至於該省撫按舉劾異同。務在求其實。則虛妄自見。臣言止此。幸皇上裁擇焉。

以孫丕揚爲吏部尙書沈一貫陳于陛並爲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謫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陔遂中立各疏申救上怒憲成削籍明陔中立並謫按察司知事禮部郎中何喬遠亦疏救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錫爵微愠一貫旣入相不肯下人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自負氣節每與政府相抗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憲成講學東林天下趨之是爲東林黨議之始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秋九月朝鮮國王李昫疏請許貢保國上責羣臣阻撓封貢者革御史郭實等職詔小西飛入朝

冬十一月小西飛至石星集多宮要以三事一勸倭盡歸巢一旣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

十二月封議定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都指揮楊方亨充副使同沈惟敬往日本封關白日本王給金印行長授都督僉事時禮部議日本舊有王未知存亾關白或另擬王號或卽以所居島名封之不聽

乙未二十三年春二月會試以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

書事府吏部右侍郎孫繼臯克考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二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重慶太守王士琦奉總督邢玠檄趣楊應龍赴安穩聽勸應龍遣弟兆龍出迎言安穩多仇人恐中計不敢出使君如枉車

騎赴松坎願布腹心士琦遂單騎往應龍面縛道旁膝行而前叩頭流血請執罪人罰金自贖士琦爲之請於玠玠遣贊畫張國璽劉一相往應龍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應龍擬斬論贖輸銀四萬兩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斬於重慶市事聞兵部尚書石星以海氛未靖請寬應龍專事東方上亦念應龍有積勞可其奏論功加邢玠右都御史召還朝擢王士琦川東兵備副使可棟尋以羈死應龍痛之遣取屍棺有司不肯發急追贖銀應龍曰吾子活銀卽至矣遂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劫掠屯堡籍殷實之家以養苗兵

秋七月直隸巡按御史趙文炳劾奏吏部文選司郎中蔣時馨鬻爵時馨素貪黷初知新喻調嘉魚遷南京大理寺評事嘗詭爲敝衣寇從鄒元標講學故尙書孫丕揚信之力爲申雪時馨又言兵部左侍郎沈思孝授計於趙文炳欲陷丕揚上怒其瀆辨斥之丕揚於是與思孝交惡○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姦負國丕揚乞休不允○冬十一月工部員外郎岳元聲條議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宜兩罷之不報

丙申二十四年春正月封使至釜山

二十二年封使發京師沈惟遷延中道至是乃至

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關白蟒玉翼善冠而李宗城經行之處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儀智夜飾美女數人更番入侍宗城樂之倭使屢請渡海不允儀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欲淫之儀智怒會有人言倭將行刺宗城大懼棄璽書夜遁比明失

路自縊於樹追者收免遂奔慶州副使楊方亨以聞上怒逮宗城
下獄遣戍乃改方亨爲正使惟敬副之立限渡海先是封議成倭
酋已撤兵歸已而倭復攻陷朝鮮方亨惟敬徒手歸詭云倭已就
封因責朝鮮不往謝故復留耳及案驗表文潦草不奉正朔無人
臣禮方亨始吐實委罪惟敬出石星前後手書進覽上大怒以惟
敬辱國石星彌縫并逮治下石星於獄沈惟敬處斬於是復命邢
玠爲經畧楊鎬爲經理麻貴劉綎爲將軍討之白惟敬旣斬而倭
之嚮導始絕

秋閏八月孫丕揚與兵部戎政左侍郎沈思孝俱罷○大學士陳
于陞卒謚文憲

是歲京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戶科程紹工科楊應文諫
阻不聽錦衣衛百戶陸松等各請開礦助大工戶部尙書楊俊民
言真保薊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山龍脉不聽詹事府錄事曾長
慶等請山西夏邑開礦京衛指揮王中允請青沂等處開礦錦衣
衛百戶汪文通言沂州礦指揮郝承爵言費縣礦指揮劉鑑言棲
霞招遠礦指揮馬清言文登縣礦千戶趙良將言沂水蒙陰臨朐
礦命太監陳增等開採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
往陝西各開礦戴紹科進礦砂四方進者踵至山西巡撫魏永貞
請停止開礦不報先是姦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下戶部議尙書
林材執奏山冶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囹寇之藪也乃止
及新建張位爲相言利出於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
上遂從其言礦使之害幾徧天下

丁酉二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况上進給事中楊應文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死者被野吏胥假公行私毒流百姓戶科程紹言開礦事變多端俱不報

三月巡按浙江御史王業弘言礦稅不便者六乞停罷不報

夏四月刑部左侍郎呂坤言洮蘭之絨山西之紬浙直之緞絹積於無用若服有定制歲用千匹而江南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饑渴瘴癘死者無論一木初仆千夫難移遭險蹉跌死常百人倘減其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克豈開礦之初意哉誠飭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趙承勛進獲利之說而皇店開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額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不

報○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太監陳增奏福山知縣常國賢阻撓開採逮下獄山東巡撫萬象春奪俸○山西巡撫魏允貞奏巨增領礦稅爲民害又言宰相不能輔導致使刑餘之人播惡天下上切責之

楊應龍寇合江索其讐人袁子升縋城下嚮割之

戊戌二十六年春正月總督邢玠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二月陳璘統廣兵劉綎統川兵鄧子龍統浙直兵皆至邢玠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邢玠約日進師尋報遼陽有警李如松戰沒詔李如梅還以董一元統中路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翰林院侍讀學士曾朝節克考試

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五月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玉衡並削籍克軍先是山西按察使呂坤輯閩範圍志一書鄭國泰增入后妃部始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士衡上言呂坤逢迎掖庭語侵貴妃樊玉衡前請冊立東官疏內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語貴妃聞之訴於上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編成一書名曰憂危竝議內刺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曰所知程紹薛亨等戚黨疑其書出士衡手而張位教之鄭承恩上疏辨并奏士衡捏造偽書中傷善類曰爲二衡上大怒並遣戍

六月御史趙之翰以憂危竝議爲戴士衡所造至於張位預謀者徐作劉楚先劉應秋楊庭蘭萬建崑也中旨禮部右侍郎劉楚先都察院左都御史劉作罷國子祭酒劉應秋降調吏科左給事中楊庭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俱降典史張位先以密薦楊鎬東征失事削籍遇赦不宥○命內監李敬採珠廣東

秋七月神武衛千戶朱仁奏湖口稅船歲可得萬餘金鴻臚寺主簿田應璧言兩淮多入官私鹽命內監李道督稅湖口魯保經理准鹽並許節制有司

戶科給事中包見捷言礦稅之害皇上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民間槌鑿入山者十二載虎兕出柙者半天下科臣趙完璧郝敬臺臣許聞造姚思仁交章言之皆不報

天津店稅起解違限奪保定巡撫李盛春俸

八月太常寺少卿傅好禮言近郊假官抽稅者二十八人不報好禮伏文華門求面對上怒摘廣昌典史大理寺卿吳定疏救削籍爲民○惜薪司柴炭歲供二十餘萬至是議增科臣賈維春言歲進物料上用十之二三其餘盡入谿壑今復加增不已豈真爲國家求益哉不報○九月益都知縣吳宗堯奏礦務大監陳增罔上營私益都有鉛礦無銀礦今派通縣出銀完納稍緩逮及吏民皇上所得十一增所得十九奏入逮宗堯下鎮撫司拷掠削籍爲民山東巡撫尹應元疏叅增二十四罪忤旨奪俸

麻貴劉綬分道進兵偏倭營各有斬獲後會平秀吉死各倭陸續遁歸因追破之擒獲平秀政平正成等有旨梟示九邊南海遂平十一月楊應龍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平新村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詔原奏讐人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其子女慘戮以徇令諸苗對父姦女面夫淫妻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入陰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川撫譚希恩請於合江綦江各置游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人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人扼安穩

明紀全載卷之十二

神宗顯皇帝

己亥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采權京口稅兼礦務供用
庫暨祿榷儀真稅二月千戶張宗仁請復浙江市舶命太監劉成
權稅浙江千戶陳保請榷硃命內監李鳳權珠廣州兼徵市舶司
稅課設福建市舶司命太監楊榮開採雲南陳奉徵荊州店稅陳
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帶徵蘇杭等處稅課魯坤帶徵河南稅課孫
朝帶徵山西稅課時姦弁馮剛等望風言利皆朝奏夕遣○湖口
監稅李道奏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私侵國稅緹騎
逮問寶秀先任大理廉平有聲至是到任纔十六日以忤李道被
逮妻陳氏自縊死○內監丘承雲徵稅四川兼礦務梁永徵稅陝

西各以原奏千戶翟應泰樂剛等往輔臣沈一貫疏言中使衙門
皆創設並無舊署可因大抵中使一員隨帶可百人分遣官不下
十人此十人各帶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每家十口爲率則萬人
矣萬人日給千金歲需四十餘萬所入無幾徒歛怨耳今分遣二
十處歲糜八百餘萬皇上或未之思也乞盡撤不報

命直省各稅歸併礦使○貴州巡撫江東之命都司楊國柱指揮
李廷棟勒兵三千人勦楊應龍應龍遣弟兆龍子朝棟率苗兵迎
戰於飛練堡官軍奪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固誘官軍至盡殲之國
柱及經歷潘汝資皆死東之罷官以郭子章爲貴州巡撫起前都
御史李化龍總督川湖貴三省軍務朝議調東征諸將勦楊應龍
詔劉綎督川兵先發麻貴陳璘董一元相繼回兵以李承勳克禦

倭總兵官留五千人防守○三月內監王忠徵稅密雲張熠徵稅
蘆溝橋太監陳增馬堂爭稅命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御馬監陳奉
報徵湖廣店稅已得銀六萬兩上以湖廣荆州原有辛効忠店房
曾經遼藩竊據後張居正私意革免着撫按官查明回奏

湖無支可大奏荆楚比歲採木重役焚林竭澤十室九空舊有各
項稅課如荆州遼府張居正店房已經入官變價解京盡屬民間
家業今僅於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稅課司有門攤商稅有
茶鹽油布雜稅內以給解京濟邊之用外以克宗藩吉鹵之資大
之供官俸科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劄公費工食衣糧之數冊報
甚明若併前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乏絕矣若再議加派則下民怨
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至其在民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

貨有稅矣。而算及廬舍。米麥粟菽。饗餐也。而稅。雞豚肉食也。而稅。耕牛騾驢畜產也。而稅。往來搜括於十五郡一百十六州縣之中。驛遞錢糧。歲以千計。欲不騷擾地方。不可得矣。楚俗獷悍。又以橫政驅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不報。○戶科給事中包見捷論礦店。滋蔓。又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論遼左貼危。礦市爲患尤烈。一月三疏。指陳切直。降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民變。毆稅使馬堂幾死。如見捷言。○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請罷礦使。大學士趙志臯病篤。特疏請停礦稅。並不報。○以光祿寺卿李三才巡撫鳳陽。

夏六月。楊應龍陷綦江。游擊房嘉寵。張良賢死之。應龍出庫銀犒兵。依倉就食。恣掠民間財貨。子女以去。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獲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播州界。號宣慰官莊。上聞。綦江破。追罪前川貴巡撫譚希恩。江東之各削籍爲民。

命南京守備太監邢隆。劉朝用。採寧國池州礦。

戶科給事中李應策言。播寇告罄。乞停四川中官礦稅。不報。

秋八月。旗丁申敏奏。湖廣興國州礦洞產丹砂。命稅使陳奉開採。陳奉誣奏。荆州黃州承天所屬地方官阻撓礦務。詔逮荆州府推官華銓。黃州府經歷車任重。降荆州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荆門知府高則吳。各一級。陳奉又言。興國州人漆有光報徐鼎等掘古墳得黃金巨萬。詔陳奉同撫按官查解。

冬十月。詔李化龍駐重慶。值總兵劉綎至。化龍傾心委重焉。

詔左僉都御史江鐸巡撫偏沅。

庚子二十八年春正月徵兵大集聽總督李化龍分調川兵分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總兵吳廣從合江入副將曹希彬由永寧入中軍率游兵策應貴州兵分三路總兵董元鎮由烏江入叅將朱鶴齡由沙溪入總兵李應祥由興隆入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由白泥入副將陳良珙由龍泉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貴州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會文武於重慶府登壇誓師二月官軍分道並發每路漢上兵三萬人而上司十居其七化龍諭諸將曰關外且戰且招降賊多不可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久則老賊詐不可信也

劉綎進兵綦江破隋木山羊簡臺三峒峒素號奇險驍賊穆昭等盤踞綎力戰破之○命太監暨祿徵鳳陽安慶徽廬常鎮稅前止徵應天太平寧國淮揚至是從羽林衛千戶王承德金吾衛百戶王鎮請也○命南京守備太監邢隆稅沿江洲田太監魯坤開懷慶衛輝彰德開封礦洞從武驤衛百戶張欽請也

三月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道迎戰鋒甚銳綎身自陷陣苗兵呼曰劉大刀至矣悉潰走馬孔英入南川酉陽石柱二司先登以克桑本關董元鎮入烏江壩陽永順司先登克烏江河渡二關陳璘擊四牌賊奪天都三百落賊連敗乃出奇兵突犯烏江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漢土兵無算叅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士奇白明達指揮楊續芝皆死之事聞逮元鎮下獄

劉綎克九盤八婁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峰插天中通一線綎兵從

間道攀藤魚貫拔柵入遂屯白石

經理兩淮鹽務內監魯保奏參稅監陳增委官程守訓假稱中書舍人恣虐地方不報○廣洋衛鎮撫戴君恩奏稱廣東有名馬天鵝絨鎖襖西錦珠寶皆其土產上命稅使徵收○珠池市舶稅務太監李鳳激變奏參新會鄉官吳應鴻等命逮治

鳳陽巡撫李三才疏言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皇上爲斯民至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權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某官阻撓礦稅拏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祿理鹽揚州則魯保蘆政沿江則邢

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委官程守訓尤爲無忌假旨詐財動以萬數昨運同陶允明自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皇上愛珠玉人亦羨溫飽皇上愛子孫人亦戀妻孥皇上欲黃金高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不報三才復疏言數月以來章奏但繫礦稅卽束高閣臣前疏非泛常乃國脉民命之所關天心祖德之所在也人君能爲萬姓主然後爲之奔走禦侮若休戚不關威力是憑劫奪之已耳斬刈之已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屋掘人之墓卽敵國讐人猶所不忍况吾旌席之赤子哉窮困無聊遂生窺竊如徐

州趙古元是矣。夫天下非小弱草澤人至廣，欲爲古元者何限。獨以朝廷處置得宜，無隙可乘，故俛首降心，從教從令。今乃驅之使亂，臣懼百姓不肯爲內臣屈也。

夏四月，刑部主事謝廷讚請立東宮，謫貴州布政司照磨。

楊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劉綎勒騎衝堅，游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夾擊，大敗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合攻海龍圍，壓圍而壘。

陳璘破青蛇圍，所部安疆臣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挑溪庄，應龍父子相抱而哭，上圍死守。吳廣入崖門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入路官兵齊集海龍圍下。

五月，築長圍，更番迭攻。會總督李化龍有父喪，詔纓墨視師。化龍以賊圍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等共前，諸軍併力攻後圍。時久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

六月，天霽，劉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諸軍登圍，破大城而入。應龍自焚死，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其妾田雌，鳳出，應龍屍於烈焰中。八路共斬賊二萬餘級，播州平，露布以聞，推劉綎軍功第一。

秋八月，撤回畱守朝鮮兵。

冬十月，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言：臣入京數月，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沾危不保。臣竊謂不然，第臣得風聞言事，若如所言，則宗社隱憂。臣羨袁盎却座之事，祈皇上眷顧中宮，止輦虛受，臣死且不朽。上震怒，下錦衣衛獄訊問。

十一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

之不報

十二月獻播州俘劉楊應龍屍磔楊朝棟楊兆龍斬田雌鳳馬千駟楊氏居播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而滅分其地爲二府屬四川者曰遵義屬貴州者曰平越

國子監司業傅新德疏言曲阜聖廟宜易琉璃瓦從之

湖廣稅監陳奉遣荊州衛王指揮往穀城開礦地不產砂盡勝庫銀而去邑人羣擊之指揮走免餘黨皆死

是歲詔問六安州有無礦洞廬州知府上言六安有礦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皇陵來脉故六安衛特重巡山之令不敢妄議開採事得寢○礦監趙欽奏富平知縣王正志阻撓礦務詔逮訊稅監王虎奏劾通州同知邵光庭香河知縣焦光卿稅監陳奉奏劾江

防叅政道沈孟化蘄州知州鄭夢禎俱降級調用巡按御史王立賢奏稅監陳奉貪暴激變不報陳奉至承天府金花灘勒居民獻黃金拷及婦女并拘鍾祥知縣鄒堯弼若囚犯然遠近大震姦弁韓應龍奏四川成都龍安產鹽茶重慶馬湖產名木命內監丘乘雲行征其稅

辛丑二十九年春二月會試以吏部右侍郎馮琦禮部右侍郎曾朝節克考試官取許獬等三百人○天津稅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方物禮部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真偽未可知所進天主圖既屬不經而藁有神仙骨夫仙則飛升安得有骨韓愈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請量給冠帶遣還勿潛住京師不報○稅監陳奉欲開礦青山棗陽知縣王之瀚以近顯陵拒之奉奏劾之瀚及襄

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俱逮下獄削籍爲民之翰死獄中武昌兵備道馮應京奏奉大逆十罪逮應京下獄削籍

三月廷試賜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武昌民變逐陳奉奉出甲士三百餘騎殺二人射死數人傷二十餘人奉匿楚王府遂執委官六人投之江奏聞武昌知府王禹聲削籍爲民閣臣沈一貫言陳奉激變請撤之不報

南吏部主事吳中明疏言陳奉激變由倚盜賊亡賴爲爪牙市井匪流爲心腹各名委官擇肉飛噬紳士富民家搜戶索羣克分半餘歸陳奉奉已攫金十餘萬其貧無可攫者則縱黨入內聲言搜礦逼裸婦女多致淫污甚至擁藏奉署萬姓痛心致武昌漢陽二三萬人不期會集奉門擁入堂宇焚其輿織器物于庭奉從間道

遁楚王府諸大吏慰諭不散於是撫臣支大可等守衛其宅列卒露刃五晝夜蹴踏不敢動止以好言解之衆泝其委官六人然後定今大可入告止云百十人鼓譟臣到卽解大可受皇上封疆之寄奉虐民不密告今日又不實聞是因壅蔽致激變及激變而又巧於遮飾是負皇上爲尤甚矣方今礦稅使徧天下若奉若大可者亦徧天下僅有二三守正不阿之臣又以爲阻撓而逮治之夫爲皇上樹德於百姓者守正不阿之人也爲皇上結怨於天下者虐民庇奸之人也乞翻然下詔盡撤稅使而於所謂阻撓之吏

許而復其官於所謂朦蔽欺誑之臣推究而加之罪則易危卽安

撥亂反治端在是矣疏入畱中不報

公字知當號左海徽州歙縣人後巡撫廣西陞南戶部侍郎卒於官贈尚書賜全祭墓廕一子

夏四月御馬監暨祿奏言臣徵廬鳳徽安遺漏雜稅併長江船稅撫按皆言事繁疊徵且爲數無多臣未敢信二項共該徵銀二十萬兩今徵不滿萬始信撫按爲可據而原奏無憑也乞軫念民瘼以實徵起解勿拘原奏人揣摩之數上從之時權使皆窮凶極暴獨暨祿請寬恤疏凡五上

六月太監孫隆收稅浙直駐蘇州激變市人殺其叅隨黃建節等七人撫按捕亂民有葛成者獨引服不及其餘成下獄論死

秋七月陝西撫按奏歲貢羊絨四千匹奉旨改織盤龍又增柘黃暗花二種每疋長五丈八天機匠日織一寸七分豈能如額乞仍前織貢不報

九月閣臣趙志臯致仕起前禮部尙書沈鯉爲東閣大學士鯉吐兒極陳礦稅之害上使太監陳矩宴之語及開礦鯉言溷山川靈氣傷陵脉關繫不細上聞之默然○以禮部尙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閣臣沈一貫請立東宮上從之

冬十月乙丑朔定議冊立東宮乙亥諭改期沈一貫封還上諭力持不可十五日巳卯冊立皇長子常洛爲皇太子封次子常洵爲福王常浩爲瑞王常潤爲惠王常瀛爲桂王

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王錫爵勅曰卿等贊襄密勿輔朕有年前屢有疏揭勸立皇長子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賣直沽名之輩屢來激阻故從延緩知卿等忠言至計尙鬱於懷今元子氣體克盈學業精通已冊爲皇太子冠婚並舉諸子封爲福王瑞王惠王桂王朕率文武百官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

壽端獻皇太后國本已定慶溢宮庭念卿等家居繫心良切茲遣
官齎勅存問仍令有司備羊酒花銀綵段一同持送以示優眷卿
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

詔內監詹保司兩淮鹽政兼領浙直織造保請專勅行事鑄給關
防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力持不可徃白內閣朱賡曰勅去矣中多
勸誠語正域曰今文武官奉勅者孰無勸誠能一一奉行否何望
於閣退而具疏力爭關防得不給。

壬寅三十年春正月增東宮官屬福王暫講於武英殿西廡

二月丙子冊皇太子妃郭氏○上有疾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勉
輔太子罷礦稅起廢釋禁一貫呼萬歲出翼日上安諸事遂罷稅
諭已出上悔令悉追還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上怒幾

欲手刃之義不爲動一貫懼亟繳前諭義唾其面始吏部尙書李
戴左都御史溫純見上諭約卽日奉行且頒示天下刑部謂弛狀
須再請旨俄而旨格○江西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家人激之也
相委罪饒州通判陳奇逮下獄○三月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滇人
不勝忿焚厰房殺委官張安民撫按以聞大學士沈鯉言定亂宜
速久且生變因具列榮罪狀上不問

夏五月太監劉成徵稅蘇松常鎮激變江西稅監潘相擄掠諸上
及宗室輔國將軍謀託宗人大開挾門入相走免誣上饒知縣李
鴻報怨除名爲民○吏部右侍郎馮琦疏言礦稅之害滇以張安
民故火厰房矣粵以李鳳釀禍欲剗办其腹矣陝以委官徇死縣
令民淘淘矣兩淮以激變地方劫毀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熹

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
秋七月，應天大風，拔富家樹成穴，稅監魯保誣以為盜礦，府尹徐申力白富家冤，且言帝京王氣不可鑿保，不能奪。

九月，揚州富商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官其子弟為中書舍人。

○是歲禮科給事中張問達奏言：妖士李贄立言乖僻，所撰藏書

焚書惑世誣民，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引士大夫妻女若

狂瀆亂倫，常莫此為甚。詔逮繫獄，贄尋自經死。贄字卓吾，泉州舉人，仕至姚安知府。

有異政

癸卯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音底等相訐，章下禮

部。初，楚恭王以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雙生華奎、華璧。華奎嗣楚

華璧封宜化王。越盟宗族二十九人奏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

令宮婢胡氏詐為臨薨時抱妃之兄王如言子為華奎，又抱妃族

王如綽舍人王玉子為華璧，皆出越妻王氏口，故知之。章入通政

使沈子木持未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議。禮部右侍郎

郭正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王家世系事

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以至今始發？又發於女子骨肉之間，王

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沈一貫曰：

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

非勘則楚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時正域右宗人，閣臣沈鯉右正

域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言王非假給

事中，姚文尉疏言正域係故王護衛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

都御史溫純疏論文尉并及沈一貫不報。

秋九月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臯疏論郭正域并及沈鯉不報上以王爲真罷正域官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焯請勘假王不報○雲南稅監楊榮責麗江土官木增退出地土聽其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疏言麗江古荒服地木氏世爲知府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吐蕃不宜自撤藩籬貽誤封疆不報○時各處稅監進金銀珠寶於內庫者相繼道路連年不息禮部侍郎郭正域上疏勸上收回稅監不報

冬十一月妖書事起書名續憂危竝議言東宮不得已而立故從官不備寓後日改易之意其特問朱賡賡者更也內外官附賡者文則戎政尙書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心武則錦衣衛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衛千戶王名世王承恩

錦衣衛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爲之至沈一貫規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至衢巷皆遍及明舉朝失色莫敢言朱賡得於私第以聞上大怒令廠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捕之偵校塞路購賞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項應祥喬應甲回奏妖書謗人無自名之理上遂不問召皇太子慰安之沈一貫以楚宗事恨郭正域又沈鯉夙有名望正域其門生也時方告密鯉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皇一貫聞之不悅於是給事中錢夢臯論妖書事直指爲郭正域沈鯉所造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外轉內監賈忠貞語丕揚乘妖書可免故丕揚起而佐之正域方守凍於潞河之楊村發卒圍其舟捕

其僕隸乳媪十三人巡捕都督陳汝忠又捕正域舍人毛尙文江
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康丕揚捕高僧達觀琴士鍾澄百戶劉相
醫人沈令譽下獄考訊無所得邏校環沈鯉第逼辱不堪皇太子
遣內監語一貫曰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正域爲皇太子講官知其清直都察
院溫純上書訟沈鯉冤陳矩亦力持之

吏部尙書李戴罷錦衣衛千戶王世名等首告都督周嘉慶造妖書李戴嘉慶外父也故罷最後錦衣

衛百戶崔德緝順天黠生皦生光性陰賊多脇取人財遣戍
大同赦歸猶脇鄭國泰金方廷訊時康丕揚欲坐郭正域御史生
應元不可生光嘆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遂
誣服

甲辰三十二年春正月論平播功川湖貴總督李化龍等各陞賞

有差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尙書朱賡掌翰林院禮部右侍郎
唐文獻克考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左都御史溫純言礦稅毒虐乞逮廣東稅使李鳳撤陝西稅使梁
永雲南稅使楊榮不報

夏四月提督東廠司禮監太監陳矩上妖書獄移皦生光刑部論
斬詔以謀危社稷論磔矩素清直妖書事保全善類爲多生光磔
於市妻子戍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不甚憐之妖書
出武英殿中書舍人永嘉趙士禎其後士禎疾篤自言其事肉碎
落如磔云

秋八月大雨都城崩塌戶部尙書趙世卿言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可畏礦稅貂璫隨帶多人掘墳墓姦子女侮官虐民成何世界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日復一日更待何時今將索元元於枯魚之肆矣兩廣總督戴燿極言中官採珠之害科臣田大益言皇上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羣臣屢疏泣陳而皇上堅塞兩耳斷不肯聽一旦作亂安危且未可必尙何金玉玩好之有哉皆不報

乙巳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而沈一貫慮其堅執請勅兵部尙書蕭大亨主筆上以時喬廉直不允所請時喬與左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疏入留中

廣東巡按林采漢奏稅監李鳳遞辱潮州推官姚會嘉於廣州廣西巡按楊芳國奏稅監梁永壽以原奏金銀鉛錫派右司包解永康思恩等處原無礦洞亦派多金乞卽豁免皆不報

二月吏部趣計疏中旨留被察科臣錢夢臯臺臣錢一鯨等復諭京察不稱職者甚衆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能無疑蓋以一貫私人被斥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萬曆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九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叅衆矢公而聖諭嚴切如此臣等無狀乞放還不報南京總督糧儲尙書王基以拾遺自辨上慰留之

夏五月候補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疏論沈一貫偏置私人蒙上籍下錢夢臯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夢臯皆疏辨夢臯謂元珍爲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邊員缺

六月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各言王基錢
夢臯鍾兆斗必不可留沈一貫交結近侍陽施陰設宜罷黜不報
○秋七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京察始得奏王
基亦免○八月吏部右侍郎馮琦言礦使出而天下之苦更甚於
兵稅使出而天下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
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
責以不許煩擾而煩擾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
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疏留中

冬十一月十四日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為熹宗進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

為皇貴妃上以聖母壽屆六旬祖皇孫生加上徽號

十二月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因礦稅禁獄承天諸生沈機

等十二人

丙午三十四年春正月逮咸陽知縣宋時隆下獄時命停礦稅監

梁永堅執以為咸陽潼關開採委不可罷益樹黨播虐巡撫顧

其志捕惡黨置之法永大恨永又以時隆取絨氊千五百條時隆

不予遂証時隆劫稅閣臣申救不准

二月南京內官監丞徐壽偽造印冊稱中旨徵南工部木稅部臣

入告上不欲窮究但令守備太監朝用訊之

三月大學士沈鯉朱密言秦人恨不永甚宜撤不報江西礦務太

監潘相以停礦移駐景德鎮請專燒造從之仍以江西湖口稅

務歸稅監李道上年十二月有

雲南礦務太監楊榮恃上寵眷恣行威福在滇日久杖斃數千人

榜掠指揮樊高明等盡捕六衛軍官人人自危指揮賀世勳韓光大倡衆殺榮焚其署徒黨囊橐皆燼事聞上大怒爲之不食朱廢日皇上無以一人故驚動一方上曰榮不足惜何紀綱頓至此因罷遣中使以稅課歸四川稅使丘禾雲逮殺榮首惡世勳死獄中光大邊戍○夏四月鳳陽巡撫李三才言恩詔中格流傳有二說焉一新政原非聖意故旋開旋閉一沈一貫恐沈鯉朱廢妨位耻事不出已計傾左右致善事不終上怒奪俸三月一貫奏辨上不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論沈一貫姦貪一貫沈鯉並致仕一貫連歲乞休至是始允一貫歸上賜賚優厚奪居相俸降良訓三級調外以慰之鯉在相位四年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於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言鯉咀咒上命取視曰此非咀咒

語也妖書事起鯉危甚賴上知其心中官陳矩亦力爲辨白乃免○冬十一月長至南京百官當詣孝陵上香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殺諸官據城僭號着閉城毋得出次日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府獄爲首劉大叙鳳陽人其黨九人皆庸流下賤擡一小佛像歷各鄉村募化稍得錢米替線而已但妄言有法術畫地地陷指天天開有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其餘四十人皆南都萊傭踏麪人也時內外守備故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頃刻定大難當封侯已而會鞠擬磔七人餘皆斬奏聞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丁賓知其詳將爲寬政部司言謀逆不可縱賓曰事在我不以累諸君會旨下立決賓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遺戍覆奏得允故事戍者立枷十日時天雨枷大中橋一夕有死者

賓聞亟往視召錦衣衛指揮及兵馬司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開生路而我輩欲置諸死地乎命搭席蓬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皆得全活

十二月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覲官書帕開宴打鬧惟吏部侍郎楊時喬禮部侍郎李廷機副都御史詹沂三人清寂可念

丁未三十五年春二月會試以禮部左侍郎楊道賓禮部右侍郎黃汝良克考試官取施鳳來等一百二人

三月廷試賜黃士俊施鳳來張圖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詔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官如故仍遣官召用錫爵上疏

謝恩辭召

夏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並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廷機為沈一貫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交章劾廷機詆為輦金與援廷機辭位上知其清介不允而切責元翰等

京師大水自閏六月至七月雨晝夜不止街市成巨浸內外城及紫金城多傾塌壞官民廬舍溺死人民無算會通運河衝決漂流皇木殆盡失糧船二十三隻雨霽三日宣武門正陽門外猶波濤洶湧輿馬不得前比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水勢更甚上發銀十萬兩命五城御史查壓傷露處小民酌量賑救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初陝西巡按御史王基洪奏稅監梁永陳兵殺傷吏民巡撫顧其志奏至語平甚上疑

之永遂訐奏咸陽知縣滿朝薦承御史意伏兵渭南劫稅上怒命
逮朝薦廷臣交章論救不聽時緹騎止灞上宗室士民無慮數萬
人圍承署朝薦從間道就檻車藍田知縣王邦才亦以強項忤承
同時被逮至是中旨撤承還

冬十一月福建巡撫徐學聚戶科給事中江灝並奏稅監高案不
法不報初案肆虐閩中舊撫袁一驥捕其爪牙置之法案造樓船
餘艘治戎器招致亾命徵集百貨將出洋與諸番市閩人詬詈其
門案遣家丁殺傷百餘人焚民居一空又招紅毛入市殺掠商人
漸窺內地故學聚力言之

召前禮部尙書于慎行入閣辦事未赴卒

謚文定

戊申三十六年春二月閣臣葉向高疏言大學一書其論治國平

天下准用人理財兩端自古及今未有不用人不理財而可爲天
下國家者竊見今日用人百司庶府強半空虛紀綱法度廢弛已
極夫爵祿名譽人主勵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朝廷官
爵不求進取誰與共治天下者况人品不同而概以嗜進市恩見
疑乎願皇上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宸衷勿以猶豫
之心致天工之曠也至於理財有更可慮者太倉積儲盡太僕馬
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大官供應之需亦朝不謀夕涸轍之
鮒日望救於西江無米之炊徒興嗟於巧婦國家二百餘年未有
危急困苦若此者而皇上猶緩視之或謂皇上以爲天下之財皆
與天下公用不能久聚惟積而不用者乃爲已財不知天子富有
四海臣妾兆庶總是一家今天下窮入極地而歲之所蓄不出宮

庭無乃隘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矣。臣願皇上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勿以彼此異視。重計臣之困也。臣來時。天下以爲皇上拔臣於疏遠之中。必有一番聽用。一番感格。臣亦凜凜兢兢。被濯振奮。受事近三月。日見朝端景象空虛。無蒸蒸濟濟之風。有岌岌皇皇之勢。日見同官蒿目焦心。殷憂積念。諸所揭請。肝膽俱竭。皆不得報。每相對嘆息。居如此高位。受如此厚恩。而進不得瞻望天顏。退不能發抒悃欵。每日票擬一二本章。以爲職業。心切愧之。臣至愚極陋。冒昧陳言。伏望皇上俯賜省覽。

夏四月。南京九卿科道。應天巡撫。內外守備等。揭帖皆稱地方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都至蘇松常鎮諸郡。盡被淹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沉骨漂屍。悽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凡舊建宮闕。監局。原在高燥地。今皆蕩爲水鄉。衢市盡成長河。舟船徧於陸地。魚鱉遊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

五月。閣臣葉向高言。今日九卿大僚缺乏。每衙門不過一人。又或以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去。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尙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已。竊又欲給假。化龍又感寒疾。尙未出戶。都門道上。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套寇闖關。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九門亦令大臣分守。今薊鎮報敵窺邊。萬一邊臣不戒。如嘉靖時。將使何人任筦鑰之司。効奔走禦侮之力。臣竊憂之。戶部尙書趙世卿。以邊餉告匱。無可設處。困苦悲號。

絕無生趣。日來控訴於臣。工部又以給賞無措。兵部光祿寺以供
應不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臣每票擬此等章疏。茫然莫知
爲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何。又復瀝情苦告。展轉支
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可以爲國乎。京城商民破產傾家。逃亡
流竄。半爲行市。賠墊利歸。胥役於國家無分毫之益。而徒竭民脂
膏。填此谿壑。倘有寇警。及於國門。部院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
卽有民。亦不肯出力。臣不知何所持也。人情洶洶。無可委咎。盡責
於輔臣。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舊歲于慎行疾卒。臣賡羨
焉。今賡已垂危。廷機亦真病矣。臣一身難當天下之責。日夜憂惶。
伏望皇上垂憐而軫念之。○撤遼東稅監高淮回京。淮恃寵恣橫。
吏民小拂意。父子老弱。係累相屬於道。私稅倍於正供。每開市。盡

取善馬。其餘分派堡軍。索重價償之。擅調兵將。欲徼軍功。總督蹇
達奏內。臣預政典兵。不報。至是索賄錦州軍戶。諸軍殺其使。將縛
淮。淮倉皇逃入山海關。戎政尙書李化龍力言。遼東重困。危在旦
夕。而高淮又擾害軍民。起釁激變。上始命撤淮。

秋九月。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王錫爵朱賡擅權亂政。不報。
○起孫丕揚吏部尙書。

冬十月。起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寺少卿。不至。

工科給事中何士晉論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爲輔臣爪牙。亟宜
顯斥。○禮科張鳳彩。刑科蕭近高。張國儒。交章論王錫爵朱賡姦
狀。又論戶部尙書趙世卿媚朱賡。俱不報。

璘按神宗朝。自張文忠沒後。南北臺諫始得吐氣。不論邊事。不
講荒政。不求吏治。而專攻宰相。以立名賢。如申文定。王文肅。朱

文懿皆直指為權姦。不欲朝廷留一老成勳舊。部寺諸臣明知其誣。慮及併噬。不敢辨白。朝廷亦知其誣。疏槩留中。並不分別。是非使言者愈橫。國體愈卑。人心風俗不可問也。

十一月大學士朱賡卒於官。謚文賡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賡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延。賡卒。李廷機當國。言路益攻之。廷機謝病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不已。廷機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屢乞放歸。不允。

已酉三十七年春正月。邊帥在邊講賞。京民訛傳有警。街市喧動。安定德勝二門百姓爭入城避難。葉向高言。今日事本無實。但敵人窺伺。民心驚慌之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敵騎動輒數萬。我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抵國門在呼吸間。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為他日之實事。都下人民以辦役破家。

誰肯效守。兵部戎政兩署止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真堪倚任。但軍務倥傯。難於肆應。况化龍抱病。豈能臥治。伏望皇上將所推兵部兩侍郎先行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致臨時失措。至戶部庫銀止存八萬兩。即使盡發。所濟幾何。臣誠不知計之所出也。

向高又言。六部尚書侍郎共止五人。而皆以病杜門。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久未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尚在供職。昨陪祭時。忽眩仆壇中。至今未甦。伏望皇上點用原推部臣。以資料理。○向高又言。承平無事。人主常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士大夫以官為輕。則其禍不忍言矣。乞將吏部推舉諸疏。亟賜檢發。

二月御史鄭繼芳論工科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論繼芳爲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先是科臣王紹徽與湯賓尹善紹徽爲賓尹謀入閣謂元翰曰公言語妙天下卽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爲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因暎繼芳據元翰夏四月吏科糾擅去諸臣孫善繼劉道隆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棄職去有旨孫善繼削籍餘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擊至不可問葉向高疏言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百官協和卽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擾攘之謂也法紀漸弛人心囂競卽謂之亂皇上視今之天下治邪亂邪臣不敢言其他卽如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旣樹罅隙彌開始而氣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列

觀旣而左鬪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朝賢暮否好莠自口竟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諸臣何失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俟之日後則自定者有爭辨而明者有愈辨愈不明置之不辨則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然此爲諸臣言耳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今皇上一切含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鬪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夫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非運非速毋乃自傷其明而天威幾頓乎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爲害誠宜盡發諸臣之疏勅下部院分別是非曲直以聽上裁其顛倒繆戾之甚者重處一二以儆其餘且臣與諸臣比肩事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目擊世界紛紜至此

臣處輔弼之地。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直陳其愚。惟聖明加意。○夏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上疏乞休。時丕揚到部兩月。所推內外大僚。疏揭槩不報。春季所選官員。因吏科無人掌印。不得領憑。困守都門者數百人。故乞休。葉向高言於上。上報曰。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豈可求去。其補官諸疏。候朕詳覽檢發。

定遼東中式舉人五名。遼屬山東省士子艱於赴試。嘉靖甲午科。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次科。中五人。後減至一二。人。至是定額五名。著爲令。

冬十一月。葉向高疏言。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州最爲可憂。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卽欲發兵救援。糧餉缺乏。何所仰給。夫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戰守。近來遼薊缺餉數月。養馬軍戶。

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景象。可憂可痛。中外臣一皆望皇上發帑以濟此急。而皇上必不肯從。戶部又萬分告匱。兼將安出。望皇上將臣此疏。亟下廷議。觀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若復遷延。臣誠不知禍之所終矣。

是歲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滄死民人各十餘萬。山西大旱。甘肅地震如雷。倒塌邊牆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衙舍盡毀。山東旱蝗。真定保定諸府大旱。赤地千里。○庚戌三十八年春正月。葉向高請補閣臣。又請東宮講學。皆不報。○二月。會試。以禮部右侍郎翁正春。吏部右侍郎蕭雲舉。克考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韓敬馬之騏。錢謙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吏部尚書孫丕揚疏言中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爲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見。亦最爲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卽與陞轉。非但以均勞逸亦愛惜人材爲國家用也。

夏四月京畿旱饑發帑銀十五萬兩賑濟貧民。

六月葉向高疏言前推刑部掌印官候命日久未蒙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爲問斷囚米無措皆令舖戶包賠祖宗以來每年熟審今已逾期三年恤刑之差例在二月亦難再緩此臣所以有萬不得已之請也。

秋八月葉向高疏言目前戶部事務停閣已久其最急者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無人批收如咽喉梗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禮部頒曆賀冬皆將屆期典禮之臣豈容久缺如進貢外番有六七百人久當發回以部堂無官遂至停滯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寺錢糧告匱復有冗費甚可惜也。

辛亥三十九年春正月葉向高請吏部考察日期及兵部考選軍政。○二月前大學士王錫爵卒。賜祭葬如例謚文肅○總督漕運李三才罷。

○三月葉向高奏言南京刑部尚書李楨擅去其職皇上以此責楨但臣反覆思之祖宗朝雖無擅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去之大臣其四品以下官多一疏卽允三品以上再疏三疏至四五疏而極並未有十餘疏猶不聽者皇上初年亦是如此故臣下無擅去之事頃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概不報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困苦無聊廷機又屢次叩闕莫回天聽此大臣之情急計窮也蓋久病則當去被言則當去職

業不得盡則當去皆皇上所宜曲體者尙書孫丕揚李化龍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且將踵楨之所爲臣恐紀綱日弛天下後世謂皇上爲何如王若皇上欲禁諸臣之擅去必先體諸臣之情可留則行其言以安其身不可留則聽其去明白裁斷毋事虛拘而煩言可省矣

夏四月計疏下秦聚奎閑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大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

是月怡神殿災○五月京城大水長安門一帶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先是春旱二麥枯死至是水災禾苗泮沒

秋九月己酉皇貴妃王氏薨妃生皇太子久失寵比病篤太子始知急往宮門尙閉挾鑰而入妃撫太子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

太子悲慟左右皆哭須臾貴妃薨

冬十月延綏遼東各奏捷宜大勦鎮閱視科臣回奏訖兵部叙功疏留中葉向高請頒賞不報

壬子四十年春二月吏部尙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夏四月葉向高乞休第二十六疏曰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病苦昏迷語言無次不足以感動聖心臣之罪也然臣一日未去則朝政盡壞國體盡傷臣雖木石心豈能安皇上卽視臣如犬馬可以羈縻進退去留可置不問乃官僚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省按差可終不代乎浙江湖廣貴州科場可不用監臨乎從古以來無此事也臣非敢以去要君但受恩深重不欲阿徇逢迎得罪於天下後世目今中外離心怨聲盈路臣方憂皇上之孤危而皇上

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幃幄不得參其事。六官不得奉其職。閣臣冢卿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不測之妙用。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皇上今日誠厭臣多言。然臣所言者皆易事。非難事。律以責難。尙有多愧。若併此不言。泄泄沓沓。事君無義。進退無禮。爲不忠不敬之大者也。伏望察臣愚衷。卽行罷斥。亟下考選。推補閣臣。點用吏部尙書及卿貳督撫等官。天下翕然稱聖主。臣去有餘榮矣。不報。

秋九月。李廷機出都。○內使羣毆駙馬都尉冉興讓於大明門外。興讓及教習官賈之鳳各奏聞。不報。興讓出逃。上諭葉向高曰。朕昨覽東廠所奏駙馬冉興讓於九月初八日掛冠長安左門。不知所往。駙馬何官私自逃去。効尤可惡。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尋訪。回京。伊父失訓。革職當差。教習部官賈之鳳。教習何事。姑罰俸一年。卿可傳諭行。

是歲。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鄉試。主考官閣臣屢疏上請。至七月終命下。塲期不能如例。應天陝西頭塲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國朝制科所創聞也。

癸丑四十一年春正月。葉向高率羣臣疏請福王之國。言張家灣沿河一帶。行船盡皆封禁。又南京差來船二百五十隻。船戶共數千人。嗷嗷索工食。而行期無定。人情弗安。乞卽擇吉啟行。不報。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克考試官。取周延儒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周延儒莊竒顯趙師尹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五月，葉向高言：福王之國，奉旨明春舉行，近復以莊田四萬頃，責該撫按如田頃足而後行，則之國何日明春？又安可必哉？福王奏稱：祖制寶訓，乎會典乎功令乎？王所謂祖制，何指也？如援景府，則自景府以前，莊田並未出數千頃外，獨景府踰制，皇祖一時失聽，尋亦追悔。王奈何尤而效之？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分，乃為可久。武姜愛太叔段，為請大邑，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臣不得不明言之。

六月，復開廣東珠池。珠池自萬曆三十二年停採，至是金吾右衛指揮倪英請開，從之。刑科給事中郭尚賓極言開採之害，不報。

錦衣衛百戶王日乾告變，言錦衣衛百戶孔學與鄭貴妃宮中內侍姜麗山相與軟盟，結納壯士，謀害皇帝及東宮，擁立福王報貴

妃厚德約既定，學請妖人王三詔等至家，書太后皇帝聖號及太子生辰，同詣後園，貯黑磁射魂瓶內，披髮仗劍，誦咒燒符，又剪三紙人，釘以新針四十九隻，期七日焚化。學復言：我在東宮帶刀侍衛，行事尤易，況有麗山等在內，朝夕偵探，不忠無成，狀入上震駭。葉向高密揭言：臣訪得王日乾、孔學皆京師無賴，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俱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皇上但靜以處之，勿為搖動，動則滋擾。上初覽日乾奏，震怒，見向高揭，遂不問。東宮遣取閣揭，向高語使者曰：皇上既不問，殿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深然之，尋以他事斃諸姦於獄，已而向高復密請速令福王之國，上納之。

秋七月，吏部尚書趙煥請點用各省巡撫，不報。○八月，葉向高請

釋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於獄從之三人皆監稅所誣陷也
九月以吏部左侍郎方從哲禮部左侍郎吳道南並爲禮部尚書
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甲寅四十二年春二月皇太后李氏崩上諭閣部遵照太后遺命
擬定赦款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奏據部臣開送各款隨與九
卿諸臣酌議開列上請大抵昔年恩詔中已經施行惟刑部所開
楚宗一欵須稟上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訐奏楚王戕殺巡撫罪
在不赦惟坐謀反人以爲寃且大辟六人已定正法其餘諸宗禁
錮十年家屬并繫男女雜居不見天日撫院官及守備中官屢疏
請寬禮部都察院看議槩畱中未發如蒙釋放則聖母在天之靈
必自歡然又戶部所開河東兩浙進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

稅擬與豁免工部所開陝西織造羊絨蘇松織造綾紗白葛曆三
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豁免所擬赦稿亦就聖母遺命稍稍推行
一二事伏望省覽批發於以昭不匱之恩廣錫類之孝不淺矣

減天下稅銀三分之一

三月丙子福王常洵之國洛陽

閣臣葉向高等催補科道言諸臣待命經年拜官無日吏部具題
數十上臣等亦催請再三而天聽愈高杳無俞旨夫明知其可用
而又阻其向進之途豈不可惜方今大小臣工用舍不同顯晦各
異仕進者旣得展布於朝廷家食者尙需徵召於田野望皇上速
允部推以收得人之效

夏五月命中書官詣南薰殿書皇太后神主神位閣臣奏祖制不

用太字。蓋因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神主神位。但稱皇后。上報云。具見詳慎。○是月。潞王翊鏐薨。

秋七月。葉向高疏言。臣竊見皇上事聖母。尊養備至者。四十餘年。可謂千古僅見。違和之時。請以身代。升遐之日。躡踊過哀。靈駕啓行。呼號攀送。山陵襄事。延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為感動。當斯時也。凡戴顏面為人子者。孰不興罔極之恩。苟有人焉。親恩莫報。墳墓久荒。乃恬然立於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非萬世罪人。卽以臣言之。臣家世貧賤。生於嘉靖己未年。時值倭亂。室廬焚毀。人民逃竄。臣母懷臣。彌月。徒步出奔。產臣於曠野。旁無一人。自斷其臍。復抱而走。風棲露宿。饑餓不支。更數日。始遇臣父。扶携逃生。屢瀕於死者。五六年。倭難始息。又遇災荒。臣父母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

員翰林。父母相繼淪沒。草率營葬。不能成禮。自除服。補官二十餘年。南北仕宦。不得一登先人丘隴。荒塋頽廢。洪水漂流。每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劬勞獨甚。人皆有子。臣之為子。不孝亦獨甚。臣自入綸扉。再承寵命。每欲躬奉璽書。匍匐墓次。一告先靈。小構墓廬。長依先人魂魄。以沒世。庶幾稍贖疇昔之愆。死無所憾。此臣泣血哀鳴。久瀆於君父之前。而不能自己者也。如皇上堅不放臣。使臣困死京師。永為不忠不孝之鬼。將何顏面見臣父母於地下乎。向高乞歸。至此已四十五疏。上念其情辭懇切。乃得請。

八月。大學士葉向高致仕歸。

冬十一月。御史劉廷元奏。參李三才交結內侍。起官占厰。盜皇本。

御史劉光復給事中官應震交章論之上命科臣吳亮嗣往勘回
奏如元言三才遂削籍

明紀全載卷之十一終

明紀今表卷之二

明紀今表卷之二

